

# 世界视野与人类情怀的诗性表达

## ——读吉狄马加长诗新作《裂开的星球》

王士强

吉狄马加的长诗新作《裂开的星球》（发表于《十月》2020年第4期）是对新冠疫情的观照，也是对当下语境中地球、人类、文明等的整体性观照，显示了宽广的世界视野和博大的人文情怀。

作为一位具有广泛国际声誉和影响的当代诗人，吉狄马加的诗歌作品具有很高的辨识度，构成了一个丰富、奇异而独特的艺术世界。吉狄马加诗歌中有着多重文化身份：其一，他是彝族人，他的诗有着鲜明的民族特征，与彝族的历史、文化、现状等均有密切关联，他是一位民族诗人；其二，他在中国、用汉语写作，他的诗扎根于中国本土，关注时代与现实，关切大地与苍生，他的思想与审美都是中国的，他是一位中国诗人；其三，他具有开阔、开放的世界视野，他对东西方多种文明的深入理解，有对当今世界的总体性思考与把握，他是一位世界诗人。可以说，正是这种民族性、中国性、世界性的三位一体成就了今日作为著名诗人的吉狄马加。而《裂开的星球》无疑也体现了上述特点，包含了诗人最新的思考、探索与发现。

全诗的开头提出了一个“天问”式的问题：“是这个星球创造了我们/还是我们改变了这个星球”。这里面最重要的或许并不是我们能给出一个怎样的答案——事实上给出一个简

单、非此即彼的答案也是没有意义的——而在于将“星球”与“我们”并置所提出的问题本身。这是一种开放式、引人思考的张力结构，全诗实际上也正是围绕“星球”与“我们”所展开的。诗作开头部分的“虎”意象颇具象征意味：“哦，老虎！波浪起伏的铠甲/流淌着数字的光。唯一的意志。”它让人想起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笔下的“虎”，两者都体现着明显的生命意志和人文属性，但它更可能的来源应该是来自于本土、本民族，因为虎是彝族的原生图腾之一。“老虎”在诗中有着丰富的意蕴，它有时代表了超越性、形而上的“神”，有时代表了人类之外的其他生物，有时则代表了地球上所有生物，或许可以笼统地说，它代表了一种生命意志。而这种生命意志，就当前而言，正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人类“上天入地”“呼风唤雨”，看起来所向披靡、高歌猛进、无所不能。然而，“月满则亏，水满则溢”，人类目空一切、趾高气昂的时候恰恰也是危机积蓄力量、潜滋暗长的时刻。吊诡的是，这次使貌似强大的人类付出惨重代价的病毒却是小而微小、肉眼根本看不见的，不能不说其中包含了宇宙间极为奥秘的辩证法。正是由于人类的过于强势、缺乏敬畏而造成了某种失衡，产生了疫情危机：“这场战争终于还是爆发了，以肉眼看不

见的方式。/哦！古老的冤家。是谁闯入了你的家园，用冒犯来比喻/似乎能减轻一点罪孽，但的确是惊醒了你数万年的睡眠。/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它跨过传统的边界，那里虽然有武装到牙齿的士兵，/它跨过有主权的领空，因为谁也无法阻挡自由的气流，/那些最先进的探测器也没有发现它诡异的行踪。”这的确是一场战争。人类需要保护自己，应对这看不见的敌人的进攻，同时，也需要对自己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进行深刻反思。

生命是可贵的，但面对生命的态度大有不同，有的人唯我独尊、冷酷无情，有的人则尊重他者、和谐共处。吉狄马加的生命观体现出一位博大的人道主义者的襟怀：“这是一次属于全人类的抗战。不分地域。/如果让我选择，我会选择保护每一个生命，/而不是用抽象的政治去诠释所谓自由的含义。/我想阿多诺和诗人卡德纳尔都会赞成，/因为即便/最卑微的生命任何时候都高于空洞的说教。”这里面体现着一位诗人的赤子之心，“每一个生命”都是生命，“最卑微的生命”也是生命，而生命，都是值得尊重、敬畏、呵护的，诗中所有情形令人动容。

吉狄马加诗歌素来具有宽广的世界性视野，他不但对世界各地的作家、

思想家、哲人的精神创造谙熟于心，而且对战争、动乱、贫困、疾病等世界性议题也非常关注并有自己的心得与发现。这种世界性的题材与内容应该也是他的诗歌能够走出国门、产生国际性影响的重要原因。《裂开的星球》中，写到了幼发拉底河、恒河、密西西比河，写到了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分裂主义，写到了犹太人、阿拉伯人、贝都因人、吉普赛人，写到了南极冰川的融化、亚马逊河两岸原始森林被砍伐、非洲野生动物被疯狂猎杀……这已然是一个不堪重负、伤痕累累、岌岌可危的星球。在这样的情况下，的确需要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如果要发出一份战争宣言书，哦！正在战斗的人们/我们将签下写上这个共同的名字——全人类！”

由此，人类与自然、与地球、与其他生物之间的矛盾关系凸显出来。吉狄马加对生态环境恶化等相关问题的关注和思考由来已久，数年前他的长诗《我，雪豹》以濒临灭绝的雪豹的口吻展开诉说，启人深思，令人感动，在其较早的诗歌《有人问……》中则直言不讳地指出：“毁灭这个世界既不可能不是水，也不可能不是火/因为人已经成为了一切罪恶的来源！”在《裂开的星球》中，有着更为深入、集中

的书写：“但是人类，你绝不是真正的超人，虽然你已经/足够强大，只要你无法改变你是这个星球的存在/你就会面临所有生物面临灾难的选择/这是创造之神规定的宿命，谁也无法轻易地更改/那只看不见的手，让生物构成了一个晶体的圆圈/任何贪婪的破坏者，都会陷入恐惧和灭顶之灾”。针对此种状况，诗人发出如此的吁请：“善待自然吧，善待与我们不同的生命，请记住！/善待它们就是善待我们自己”，这其中的思考非常深刻，达到了形而上、生命哲学的层面。

疫情对于人类而言是充满不确定性、各种矛盾与问题交织混融的时刻，“这是谎言和真相一同出没于网络的时候/这是甘地的人民让远方的麋鹿不安的时候/这是人性的光辉和黑暗狭路相逢的时候/这是相信对方或质疑对方最艰难的时候/这是语言给人以希望又挑起仇恨的时候/这是一部分人迷茫若一半也忧虑的时候……人类需要高度重视起来才可能避免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哦，人类！只有一次机会，抓住马蹄铁。”既如此，是否诗人对于人类的前景持悲观态度呢？并不！他依然是乐观的，他是相信人类、相信生命、相信未来的。

诗中写：“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我知道这个世界将被改变/是的！无论会发生什么，我都会执着而坚定地相信——/太阳还会在明天

升起，黎明的曙光依然如同爱人的眼睛/温暖的风还会吹过大海的腹部，母亲和孩子还在那里嬉戏/大海的蓝色还会随梦一起升起，在子夜成为星辰的爱巢”，这样的生活图景温馨、美好、富有诗意，未来仍然是值得期待的。当然，吉狄马加不但有浪漫主义的热情与感性，同时有现代主义的冷静与理性：“劳动和创造还是人类获得幸福的主要方式，多数人都同意/人类还会活着，善和恶都将随行，人与自身的斗争不会停止/时间的入口没有明显的提示，人类你要大胆而又加倍地小心。”这里面的热情与冷静、“大胆”与“小心”是同等重要的。

《裂开的星球》副标题是“献给全人类和所有的生命”，一定意义上，全诗也正是对“全人类和所有的生命”的礼赞。哪怕是处于非常困难的“至暗时刻”，也应该相信人、相信生命、相信黑暗的头头必有光明。同样，当下的“星球”虽已有些“裂开”，但却并非不可缝合、不可修复，这是对人类的严峻考验，但绝非世界末日，应该相信人类是有足够的智慧找到应对方式的。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观念，以至不同的物种、不同的生命，应该努力找到一种共生、共存、共同发展的模式，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作者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社科院基地研究员）

一种关注

# 面对经典前作，新一代谍战剧如何突围？

## ——从电视剧《局中人》的热播说起

孙佳山

在开播时就有《三叉戟》《隐秘的角落》的前后夹击，起步阶段也并不被一致看好，电视剧《局中人》却从始至终都牢牢占据了浙江卫视、江苏卫视和优酷爱奇艺三大视频网站收视率、点击率的榜首，尤其是在不同年龄段观众之间口碑两极化的情况下，《局中人》的热播都为我们留下了足够多的讨论空间。

瓶颈：

现有的谍战剧已经很难在类型、模式和套路上超越仅仅是几年前所标识出的行业高度

由于潘粤明、张一山的加持，《局中人》的“卡司”阵容还是具有足够的号召力，但这尚不足以解释为何该剧在口碑、评论并不一致的情况下，依然获得了持续的收视热捧。的确，作为谍战剧而言，就算只从2009年的《潜伏》算起，《局中人》的“前辈们”至今已经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轮回。也正是因为《风声》《潜伏》《黎明之前》《悬崖》《伪装者》等等太多的经典前作，也让完整经历了谍战题材影视剧第三次浪潮的当代观众有着足够的挑剔理由。因此，沈林、沈放兄弟的角色形象自然就被安在天、余则成、刘新杰、周乙、明楼等经典前作的角色形象所不断聚焦，从具体的表演技巧到角色的完成度，都会被有意无意地直接放大对比。

所以，除了剧情之外，青年演员张一山扮演的沈放角色，就成为了全剧最大的话题点。与众多前作的经典角色形象相比，戏里戏外的张一山，确实都明显相对稚嫩。然而，也正是由于这种明显的相对稚嫩，却和该剧始终高企的收视率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特别是谍战题材影视剧第三次浪潮已近尾声，近年来类型严重固化、翻新乏力，收视率持续下降的现实语境下，如果仅仅停留在将谍战题材影视剧第三次浪潮的诸多经典前作作为“放大镜”，来指摘《局中人》中的是与非，则无益于充分总结、反思谍战题材影视剧第三次浪潮的经验教训。

众所周知，谍战题材影视剧脱胎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反特题材电影，《国庆十点钟》《羊城暗哨》《英雄虎胆》《冰山上的来客》《野火春风斗古城》《秘密图纸》等一系列经典影片，清晰地标定了反特题材在中国

电影史上的独特地位。即便是在《红灯记》《沙家浜》等戏曲剧目当中，也依然存在今天被认为是“潜伏”类型的谍战元素。作为谍战题材影视剧第一次浪潮的反特题材，其影响力之深入，迄今仍未被有效认知。反特题材中的一些文化基因到了今天，甚至依然在作为本底辐射式的背景，在各类谍战题材影视剧中行使着基本文化功能。

可见，改革开放后，谍战题材影视剧第二次浪潮的兴起，就不是偶然。伴随着电视媒介在那个时代的崛起，1981年新中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就是鲜明的谍战题材，以及随后的《夜幕下的哈尔滨》，包括电影《保密局的枪声》《特高课在行动》等在内，反特题材经过之前几十年的起承转合，逐步进入到我们今天熟悉的谍战题材轨道。套用《敌营十八年》导演郑扶林的话说，就是“开创了一种新的娱乐形式，它是第一部采用情节剧模式制作的、最早产生广泛影响的通俗电视剧”。

在我国以影视为代表的文化产业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起步，并在新世纪以来高速上扬之后，经过新世纪初的《誓言无声》《暗算》的伏笔，谍战题材影视剧在《潜伏》之后，进入到了持续七八年的第三次浪潮阶段，并在近年来逐渐走向尾声。因为“老戏骨”、烧脑、悬疑等谍战题材影视剧第三次浪潮中的典型特征，近年来已经难以以为继，在编剧和制作水平不会在短期内迅速提高的情况下，现有的谍战剧已经很难在类型、模式和套路上超越仅仅是几年前所标识出的行业高度。

突破：

以新生表演力量开拓新的表意空间，吸纳新的观众群体，为下一轮的增长周期做积累和准备

谍战题材影视剧在这一周期所面临的尴尬，其实并不是偶然。早在2005年前后，主旋律影视剧在那一节点，同样面临着类似困境。经过《大决战》时代之后，在我国以影视为代表的文化产业开始起步的世纪之交，主旋律影视剧曾因积极吸收《戏说乾隆》《宰相刘罗锅》《三国演义》等已经被验证了的类型元素，而收获了新一轮发展周期。但是在2005年前后，在电影票房尚未突破百亿，影视投资还



图①②为热播剧《局中人》中的张一山、潘粤明  
图③为谍战片《风声》中的周迅

远没有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火热的情况下，主旋律影视剧在那一阶段也同样面临着后继乏力、增长空间有限的困局。

于是，2007年的《恰同学少年》的“意外”成功，对于整个主旋律影视剧而言，就具有了别样的意义。《恰同学少年》就是因为在其之前的主旋律影视剧，完全都是特型演员、“老戏骨”构成的情况下，大胆启用了一批当时的青年演员，并果断吸纳了那一阶段的青春偶像剧的成功类型元素，才获得了收视和口碑的双赢。而在谍战题材影视剧第三次浪潮的尾声阶段，行业内也并不是没有“断臂求生”、《解密》《麻雀》《胭脂》《天衣无缝》等近年来的谍战剧就试图积极吸纳“小鲜肉”来提高收视率，同时也尝

试开拓新的表意空间。

只是由于编剧、制作以及青年演员的演技等原因，前些年的尝试并没有取得预期中的效果。尽管相关剧集的收视率都还差强人意，但在口碑上并未取得足够的肯定，尤其还出现了放大个别青年演员演技上的不足，肆意制造“小鲜肉”“老戏骨”的二元对立言论。

在这个意义上，再看疫情期间的《局中人》《秋蝉》，对于处于尾声阶段的谍战题材影视剧第三次浪潮而言，就具有着正面的行业意义。张一山等2005年之后完全在纯市场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演员的逐渐成熟，和“老戏骨”们一同完善我国影视演员队伍的年龄结构，显然是

再积极不过的行业信号。何况，90后、00后所表征的正在迭代周期中的明星制度、明星文化，与20世纪相比，对于有缺点的、不完美的角色形象，反而有着充分的包容度和接受度，而这恰恰是“老戏骨”们在几年前的高点阶段所没有触及的真切问题，这也是包括谍战题材在内的整个影视领域，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能回避的长期挑战。

而且，回到谍战题材影视剧的历史现场，在中国革命的不同历史阶段，那些剧集中的真实人物，其实也都是和张一山等青年演员相仿的年龄，也还都处于人生中的关键成长阶段。“老戏骨”的戏剧演绎固然可贵，但若能真切地回到中国革命的历史现场，通过有缺点的、不完美的，但却更贴近历史真实的角色形象生成新的类型逻辑，并得到青少年群体的认可，那么对

于我国谍战题材影视剧而言，至少可以为下一轮的增长周期做足必要的积累和准备。

谍战题材影视剧的三次浪潮，深刻地印证了40多年来我国影视行业的跨越式发展，也生动地映射了这中间的审美趣味、价值取向和社会心理的时空变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以谍战剧为代表的影视剧题材、类型的发展，开始更贴近青少年群体，甚至将他们作为主力收视群体，这也是近些年来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未来趋势。在谍战题材影视剧第三次浪潮的尾声阶段，《局中人》在摘得各项收视率、点击率榜首的同时，也逐渐扭转了青年演员出演谍战剧口碑不佳的固化印象，不仅为谍战题材影视剧的新一轮增长探索可持续的行业路径，谍战题材作为在商业类型影视剧领域最具主旋律属性的一大题材，其下一阶段的进一步发展对于我国主旋律影视剧的未来走势，也将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和价值。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